



殊域周咨錄卷之七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南蠻

占城

占城國古越裳氏界本秦郡象林縣地漢為象林林邑縣屬日南郡漢末有區連者殺縣令自立僭稱林邑國王遂不入版圖孫吳時通使後其國傳外孫范熊熊傳子逸被其臣范推之奴用事讚逐諸子於逸逸死奴冒范氏族名文篡奪之攻併旁



國晉末和中攻陷日南求日南故北鄙地於交州
刺史朱藩以橫山為界既而交州刺史楊平同九
真太守灌遂討之文子佛敗走官軍追至其國佛
請降其後復強侵暴日南九真諸郡無歲不至交
州疆域遂日大延袤至三千里或曰千里文傳至
玄孫為扶南王所殺國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
傳子陽邁乍臣乍叛於中國晉元嘉中文帝使宗
慤擅和之往伐陽邁懼願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
銅三十萬斤還所掠日南戶以納款其大臣諫止

之乃復遣大帥范扶龍戍北界區粟城以拒晉晉
前鋒蕭景憲奪據其城乘勝入象浦陽邁出師驅
象來戰慤製獅子形禦之象奔師敗陽邁父子遂
脫身走獲其國珍寶無算消金人歸黃金數十萬
斤於朝自是歷宋齊梁陳隋皆來脩貢隋仁壽末
復遣將劉方擊破之國主范志棄城走獲廟主十
八枚並鑄金為之蓋其先有國以來十八世矣方
班師范志復國至唐真觀中其孫鎮龍被弑外戚
諸葛地取之更號環王元和初入寇安南驩愛等

州都護張丹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因號占
城周顯德中亦來脩貢宋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
陀盤遣使來朝貢表章書於貝多葉盛以香木函
其後嗣王貢使不絕宋亦厚賚之政和中授其王
楊卜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楊卜麻
疊言身縻化外不霑祿食願得薄授俸給壯觀小
國許之宣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
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自是
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淳熙中遣兵襲真臘破之

慶元中真臘大舉兵復讐遂滅其國俘殺臣民幾
盡更立真臘人以主之因名占臘元至元中國主
曰孛由補剌者吾遣使歸附貢方物其子補的立
復負固不服元數遣重兵臨之又每遣使招諭雖
外示降款中無順志

本朝洪武元年其主阿答阿者遣使虎都蠻來賀即
位貢虎象方物命行人吳用顏宗魯楊載送使者
歸賜以璽書及大統曆金綺等幣書曰今年二月
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章朕已具悉然都

殲城屠谷錄 占城
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
之曩者我中國為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
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既已發兵討之遂二十
年艾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
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
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紗羅絹五十疋
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命使占城
之人安于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寔
鑒之王其勉圖勿怠三年安南舉兵侵占城阿答

阿者遣平章蒲旦麻都奏聞

上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賚詔諭安南
并占城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
期豪傑雲從朕將數年闢土日廣甲兵強盛遂為
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
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
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
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攘朕觀之心有不安
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為之

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此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于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

聽命罷兵乃遣中書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印封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

上又以占城通中國文字遣使頒科舉詔于其國

按宋史紀占城制文史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貨等事詳具五代史則其國雖無科舉之事而亦知文教之崇久矣故國人多有能詞翰者如近峯聞畧所載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

其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暫留佳客與
同床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丈霜玉句
詩聞賢太守紅蓮書寄好文章欲尋何遜舊東
閣落盡梅花空斷腸其江樓留別云青嶂俯樓
樓俯渡遠人送客此經過西風揚子江邊柳落
葉不如離思多又常寓蘇之天王堂見葵花不
識問其名人給之謂一丈紅花即題云花於木
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畝五尺欄干遮不盡
獨留一半與人看又濯纓亭筆記亦載宋亡後

沈敬之逃占城乞兵興復占城以國小辭敬之
效秦庭之哭而不得乃留居其國占城賔之而
不臣敬之憂憤發病卒其王作詩挽之曰慟哭
江南老鉅鄉春風拭淚為傷情無端天下編年
月致使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杯黃
土蓋香名英魂好逐東流去莫向邊隅怨不平
觀此則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重節義不
惟其臣有詩才而其主亦善篇章彬彬乎聲名
文物匹于朝鮮超于日本遠矣我

太祖科舉詔之頒真不鄙陋其人而欲納之于合教
同文之盛也宜哉

四年王遣其臣答班瓜卜農來朝表用金葉長一
尺餘濶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請給
兵器樂器樂人欲使安南知為聲教所被輸貢之
地則不敢欺凌

上以兵器雖不足惜但二國互爭而朝廷獨與占城
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在聲
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音則有華夏之異難以發

遣命中書移咨國王令其國有能習中土華言可
教以音律者選擇數人至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
占城海泊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八年
上以占城與爪哇等國貢使每至中國為商多行譎
詐詔禁阻之 十三年遣子入貢賀

萬壽聖節諭其勿與安南國交兵 十六年遣使賫
勘合文冊與之 二十四年入貢以其國弒立絕
之 永樂元年遣使告諭即位其王占巴的賴遣
使奉金葉表文來賀入貢方物且言被安南侵掠

乞降勅往諭

上遣行人蔣賓王樞使其國報之賜以絨錦織金文綺紗羅仍諭安南王胡奩使息兵脩好 四年勅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以能幹千百戶領之具器甲糗糧由海道往占城會兵伐安南又遣中使馬彬等齎勅賜以鍍金銀印及紗絹金帶黃金百兩白金百兩織金文綺衣二襲并諸色幣國王占巴的賴既出兵復遣中官王貴通齎勅往勞之賜白金三百兩綵幣二十表裏 五年占巴的

賴已復安南所侵地又得黎氏父子及其黨惡獻俘貢方物謝恩詔嘉獎之 六年國王遣其孫舍

揚該奉表貢象及方物比還賜真金印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十疋綵絹百疋自是屢表貢犀象及金銀器物 七年命中官鄭和等往賜其國和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號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港停泊十二月於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其國臨海有港曰新州

西抵交趾北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
連中國地身披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
腰束八寶方帶如粧塑金剛狀乘象前後擁蕃兵
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或舞皮牌槌鼓吹椰殼筒
其部領皆乘馬出郊迎詔下象膝行匍匐感恩
按七脩稿載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錢
鋪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
年之物相傳求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兩淋
日炙無點髮之縮視之真如銀鑄光澤猶日用

於世者愚意此必良鐵為之故其色精瑩如此
舉一物之堅巨而他物可推矣其功費之靡濫
何美也又三保之稱不知係是鄭和舊名抑豈
西洋私尊鄭和及王景弘侯顯等為三太保故
耶

八年王復遣使濟標等貢象及金銀器物詔馬彬
等送濟標還國仍賚勅以文幣賜之十一年國
王又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入貢兵部尚書陳洽言
初討黎賊及陳季擴之時占城國王雖聽命出兵

然寔懷二心圖唇齒相依徘徊觀望愆期不進及
進至化州大肆擄掠以金帛戰象資陳季擴季擴
遺以美女復約季擴舅陳翁挺等三萬余為黨復
奪升華府所隸四州十二縣厥罪與交趾等請發
兵討之

上以出師路由交趾交民方安業不忍用兵遠勞供
給但遣使賚勅諭占巴的賴而已先是占城定三
年一貢之期與安南國同是歲遣行人往勞之自
後國王嗣位必請命於朝亦遣使行禮 十六年

國王遣使貢瑞象翰林儒臣金幼孜作賦獻上以

表聖應

賦有序

序曰恭惟

皇上膺受

天命統紹洪基仁布寰宇化周六合是以扶桑月窟
之境雕題窮髮之地莫不梯山航海奔走來貢
蓋自三代以降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迺求樂十
六年秋九月庚戌占城國以象來進其狀瑰詭
雄壯玄膚玉潔文有白章粲若華星郁如雲霞

拜跪起伏馴狎不驚斯實希世之上瑞天下太平隆盛之徵夫百獸之中其強悍勇猛者莫逾於象非若虎豹熊羆之屬可以力制今占城以是象來貢既有以見其形質之美而其馴擾狎習似與仁獸無異於以見

聖德之廣大被於幽遠草木鳥獸咸沐

恩光而其感化之妙固與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者同一效驗之大矣臣忝職詞垣幸際

聖明屢覩嘉祥之盛不可無紀述以詠歌太平謹拜

手稽首而獻賦曰惟我

皇明受

天命臨寶位洽文德隆至治際天蟠地覆冒無外明無幽而不燭化無遠而弗被惟諸福之畢來致嘉禎之駢萃羣萬國以來庭咸輿琛而奉贄或貢以威鳳祥麟或獻以錦豹靈犀或進以渥洼龍文之天馬或奉以西域卷鬣之神獅其他若瑤琨球琳大貝明珠珊瑚瑪瑙琥珀瑁瑯琦異產海委河輸紛香焜耀雜然前陳則又不可

以備書也粵有巨獸魁然其狀潛海以迴翔
匿長林而自放勢侔山嶽之穹窿力抵萬鈞之
雄壯其生也大塊孕其直至和毓其精理先助
其神斗宿濯其英然後走百神集衆靈播休氣
揚嘉禎忽乘雲而下降倏天開而日晶果收旻
而輝煜文璨璨而璘璘耿繁星之布護瑩雪花
而繽紛如肪之潔如玉之溫經以白理緯以玄
黃脩衆采以交互紛五色而成章炳炳蔚蔚熠
熠煌煌六甲為之呵衛五丁為之贊襄

之而獻瑞坤珎以之而效祥於是番酋夷長睨
之而惕驚象脊虞人望之而辟易不假鞶檻而
自致匪藉尉羅而自格乃告神明消吉日載之
以蔽空之長舟藉之以幕雲之文席左叱陽侯
右麾海伯風師前驅而縮憇天吳後從而匍匐
迅颿為之帖息翹翹竊伏以葢形猗猗遠引而
遁迹歛星馳而雲駛逾萬里於倏忽沐
恩光於九重近

龍顏於咫尺觀其拜跽有常動止有節既容與而弗

以備書也粵有巨獸魁然其狀潛海濱以迴翔
匿長林而自放勢侔山嶽之穹窿力抵萬鈞之
雄壯其生也大塊孕其真至和毓其精瑤光助
其神斗宿濯其英然後走百神集衆靈播休氛
協嘉禎忽乘雲而下降倏天開而日晶果眈眈
而燁煜文璨璨而璘璘耿繁星之布濩瑩雪花
而繽紛如肪之潔如玉之溫經以白理締以玄
黃脩衆采以交互紛五色而成章炳炳蔚蔚熠
熠煌煌六甲為之呵衛五丁為之替襄嶽祇因

之而獻瑞坤珎以之而效祥於是番酋夷長曉
之而惕驚象胥虞人望之而辟易不假鞶檻而
自致匪藉尉羅而自格乃告神明消吉日載之
以蔽空之長舟藉之以幕雲之文席左叱陽侯
右麾海伯風師前驅而縮愆天吳後從而匍匐
迅颯為之帖息翹翹竊伏以藏形猗猗遠引而
遁迹歛星馳而雲駛逾萬里於倏忽沐
恩光於九重近

龍顏於咫尺觀其拜跽有常動止有節既容與而弗

驚亦安舒而自帖萬姓為之駿奔百僚為之欣
悅麒麟叅之以翱翔騶虞隨之而蹀躞于以道
乘輿服鸞輅脩萬舞協韶濩宣人文昭

皇度兆至德之楨符綿萬年之寶祚圖斯世於泰和
措羣生於豐遂熙鴻化以彌流亶

聖心而祇畏將以明刑弼教保民圖治答景貺於
上天貽嘉猷於後世又豈徒誇盛美侈多瑞為目前
之竒玩而已哉臣忝廁列於禁垣幸瞻依於
日月愧學術之粗疎莫形容於萬一爰續述於身聞

異具存於事實揚盛世之休嘉著無前之偉績
祝

聖壽以悠長頌

皇圖於無極為之頌曰惟

皇神聖

上帝之命統臨萬方靡不從令維

帝監觀禎祥之格丕昭神化洽此文德

皇不自聖益敬于天匪象之瑞所瑞惟賢大哉

皇仁覃被八紘如天之行如日之升

上帝之歆協于

皇德億萬斯年其末無斁

宣德元年行人黃原昌頒正朔至其國王儀度稍弗恪原昌入端坐責之詞明氣壯王叩首謝罪贈以金帛奇物悉卻之及還復

命承顧問悉以正對

上大悅陞戶部員外郎

按原昌福建楚溪人永樂乙未進士為人持重有氣節既奉使還時奔競之風甚熾原昌耻隨

流俗浮沉遂請老以歸

正統六年國王卒嗣子摩訶貴由請襲爵

上賜勅詔遣給事中舒某失其名為正使及副使行人

吳惠往封之是冬十二月廿三日發東筦次日過

烏猪洋又次日過七州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

猪山瞭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界有巨洲橫絕海

中恠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靡碎舟人甚恐須臾

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墅中廿九日

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鼓吹填咽旌旄掩靄

衣推髻前後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迓于國門
戴金花冠纏瓔珞環帳列戈戟以群象為衛既宣
詔王稽首受命是時臘月其國猶暑民多裸袒士
著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猶青 七年正月上元夜
王請賞烟火爇沉檀燃火樹盛陳樂舞每夜鼓以
八更為節五月六日還至七州洋大風舟幾覆正
使舒其憂泣不知所為惠為文以祭祝融與天妃
之神俄而開霽瞭見廣海諸山十五日遂收廣海
復抵東莞

按吳惠字孟仁東吳人年二十以糧役管運至
京途中日歌古詩或言於縣令令奇之召為弟
子自舉永樂甲辰進士洞庭有進士自惠始授
行人喜言事使占城還陞桂林守義寧峒蠻楊
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進兵征之惠止之曰義
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
餘人入其峒山石攢峭如劍戟徑人騰躍如飛
聞太守至奔告於其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屬
父母也宜聽吾語衆唯唯惠因為陳逆順禍福

楊氏諸蠻感泣留數日歷觀諸屯形勢以數千人衛出境歸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為帥藩臬咸允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人至義寧群徃從山巔望見惠使即遙拜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誣盜計遂阻迄惠在郡無敢騷竊者後陞廣東右叅政支正三品俸卒愚謂航海颶濤非人力所及而惠蹈險如常不為舒某之駭亂噫雷雨弗迷大舜所以為聖遭風存敬程子所以為賢惠之度量於此可

見其後峒夷之反覆難信猶之海波不測也惠處之坦然皆自此度量推之耳惠豈無所本哉觀其日歌古詩悠優諷咏涵養性靈中有素定者故夷險一致克定大事若是語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為今惠不能專對於遠又能達政於蠻則其所歌固可謂有用之文章而縣令乃能識之於吟誦之間亦異鑒也哉抑因是知古人奉使列國宴享之際賦詩見志占其所就後竟不爽諒有以夫 又

按詔使之往占城者其人不一而獨鄭和之舟
跡載于星槎勝覽吳惠之舟迹載于惠之日記
故特著之以見其道里所經日月所歷俾後使
可據而行耳且由新州而入惠由校杯而入
豈二路皆可通而隨風所泊故異耶

景泰末摩訶貴由卒其子槃羅茶全遣使入貢請
封 天順中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賚勅往
封諭其砥礪臣節賜以綵幣國王槃羅茶全遣使
沙婆利奉表入貢即賜勅并綵幣

劉宙之江西永新人其父名髦行誼端茂求樂
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澤水一女子溺將
沒號救命髦援之登舟附載而歸道中皎然不
敢犯逮家婦迎問曰買妾乎髦告之故婦扣女
言本富族今舉家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
服婢役以報髦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
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復
載之來髦命婦善視伺為擇壻歸之婦曰渠已
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縱使從人未必

勝君殆亦天作之合使其侍君擲耳髮固不可
有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副室而生二子長
定之次即寅之兄弟文學相師友寅之登景泰
甲戌進士使占城還進貢外郎累陞參政定之
為大宗伯謚文定為時名臣而寅之聲望相頡
頰人稱二難云夫觀髦一事而有二善拯溺全
生仁也同舟不亂義也必其無所歸而後納之
禮也厚德所感宜食其佳胤之報哉

成化六年安南國王黎灝與占城交兵時占城

羅茶全卒其弟槃羅茶悅嗣位奏稱安南國差人
索取犀象寶物不從起兵攻圍本國提挈臣兄連
妻小五十餘口搶劫寶印燒毀房屋殺死軍民三
百餘口擄去男婦不計其數差人占守本國地方
臣暫管國事乞為賜印封王及勅安南放出擄國
男婦人口廣東市舶提舉司右監丞章春亦奏前
事請行禮部差官奉勅賫去安南戒諭國王黎灝
息兵睦隣

上詔且不差人待安南使人來寫勅與他賫去 力

年

上命工科右給事中陳峻等賫勅往占城國封槃羅
茶悅為王為安南阻絕峻等上疏曰臣等奉命于
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到占城新洲港口把守俱是
安南番人不容進入臣等見得蠻人不遜令通事
滿源等諭以出使占城國緣由源等回報番人言
說此港占城王退還我的安南國王各立界牌把
守他自見在灵山為王開船到灵山海面下碇隨
令滿源等上山訪問要見槃羅茶悅有無實跡回

還報說山中遇見避兵人說槃羅茶悅一家俱被
安南虜去地方盡數占奪改為交南州名色一入令
小旗姚官康四散緝訪是實開船回還將賚賜印
信并原捧詔勅進繳詔下兵部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議得安南國來歲當
朝合候陪臣至日行令通事詹昇等將前項事情
譯審明白另行具奏定奪先是安南國王黎灝亦
奏占城國人乘船航海劫臣化州房屋困儲入于
烈火除臣已差陪臣陳廷美齎本赴京陳奏外成

化六年八月占城國王槃羅茶全又親率水步掩襲化州七年正月茶全大興忿兵砍臣戍卒臣潰圍力戰茶全率衆而南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差陪臣阮德真賁本赴京具由陳奏先於本年三月茶全掃境內兵復圖再舉詭言從

朝廷差使勘臣四川地方碣石為標永息紛糾親率象馬圖欲破臣義州使其弟槃羅茶遂領遊兵先行茶全繼進茶遂心赧氣挫懼致喪敗夜伏健兒殺之行帳自立為王自是國內紛紛人心好亂頭

目割據方面鞠旅募兵倒戈相攻殆無虛日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臣欽蒙勅諭朕詳覽奏章深察事理互相讐殺皆非保境安民之道且尔安南與占城曾受朝廷爵土世脩職貢為中國藩屏豈可構怨興兵自相攻擊春秋責備賢者是宜安分脩理保守境土解怨息爭先盡睦隣之道仍禁守邊頭目毋啓釁端生事邀功如欲假此為吞併計恐非爾國之福大哉日月無私之照至哉父母均愛之仁俾臣與占城俯仰熙皞之天偃息暄和之地此

遠臣之真情國人之畢願也臣深感

聖恩恪遵

天戒禁戢邊吏勿啓釁端固守封疆敢行報復然茶
遂自弒逆之後群情瓦解有衆心離成化八年正
月茶遂親至境上差頭目翁舅虛計賚書於臣謂
其兄茶全害民違天家覆國破自取之外口蕩折固
宜國人弗協茶全憂懼成疾國人立弟茶遂掌攝
國事已遣使赴京賚金葉表文求襲王爵乞臣同
往城下一盟以提夷海門為界北則為義州南則

為占城北境并乞臣援兵數千擁立茶遂都於番
地臣謂解怨息爭欽承

聖訓隣國廢置義不相干乃差大頭目范慤與茶遂
盟茶遂歸至尸耐海口槃羅茶悅于茶質苔果與
其頭目潛率徃峒之人夜伏竹弩攻茶遂軍占人
自驚茶遂為亂兵所殺茶質苔来自立為主稜都
品持法令雖嚴人愈作叛亂臣強盜自稱為君長
者幾十人有稱摩訶支麻徬冰者有稱麻訶左皮
羅撥者二黨驅象弄兵迫臣邊地其餘亦各據地

方臣差頭目陳極賚書於左皮羅撥議和求舒邊
患即為支麻務冰邀殺臣恐兵連禍結罪干天朝
戒戢守邊頭目益圖守禦不許進兵且占城為國
東抵於海西逼徃蠻北界臣義州南與龜賓二都
接壤占城實部仇隙有年自是實部徃蠻樂占城
亂率衆搶掠千百為群道路不通村墟岑寂臣日
夜思惟自以欽承

聖訓息兵睦隣而遭彼國中微潰亂無主更相吞噬
竟困臣邊乃遣頭目劉寶賚臣書往與茶質苔來

約堅隣好共享太平安分畏天為聖朝藩屏境土
既定豈可爭奪成化九年二月茶質苔來率兵攻
叛臣奢里阿麻乃為奢里阿麻所敗臣差劉寶亦
被害奢里阿麻自為君長爭據一隅奢里阿麻尋
死族弟波籠阿麻繼統其徒才弱力微衆心不附
連年水旱禾稼寡收居民皆以澗毛山獸為命適
有粒食即致死傷其民既為實部所擒又為百種
徃蠻所擄群盜驅馳阡陌往來山楸伏藥矢以射
居人毒上流以絕行路彼登山遐望緣木竊窺或

見海中行船或聞林中人跡即起烟吹角嘯侶命
儔或率輕艇而掠海外之船或馳健馬以奪林中
之貨加以虎狼犀象載路盈岐惟有海道稍通波
濤甚惡臣與占城君長父絕音書覓盜憑陵為平
民患臣守邊頭目黎文見賊霄日滋出不得已放
兵追逐彼便緣澗登山鼠竄林叢更出迭入使一
方之人困於鋒鏑成化九年三月初四日奉覲
勅諭有云王國與占城勢力大小不待辨說若彼先
啓釁端不度德量力固為不義若王無故乘彼小

釁輒興忿兵凌弱暴寡亦豈得為義乎勅至王宜
畧其小失益惇大義將所擄人口盡數發還戒飭
邊吏毋生事邀功興兵構怨旋致報復自貽伊戚
臣拜讀及思不勝喜懼震雷解雨造化一心臣即
欽遵

聖諭凡擄獲男婦該七百四十一人並已發還本國
思脩大義庶蓋前愆其人皆被支麻帶水及羅撥
所抄臣重念

聖諭不覺驚惶切惟

天地大德諒不偏於生成臣子小心詎可忘於敬畏
天地既媪照以同仁臣子敢悖違而召禍故臣受封
至今夙宵警懼常以不能保守朝廷土地人民為
慮豈敢取非所有違訓背義自速罪尤臣雖至愚
能辨禍福臣又切思當占城國強盛之時奪臣國
四川之地臣於占城啣怨圖報復其舊疆今彼凋
瘵紛拏靡有統屬勞民戍卒不遑啓居臣追思昔
日之安期篤睦鄰之義雖荼全敢違

聖諭搆怨稱兵

天鑒孔昭自貽伊戚而臣不與之校數年已來占城
人民隨而擾亂上得罪於

皇天子至聖下叢怨於小民臣顧慮之間曷勝憂懼
伏望

皇帝陛下剛中建國光大包荒亮臣惕勵省躬敢啓
併吞之念憐彼流離失所旋施綏定之恩使彼衆
下輯寧同圉和熙之治而臣兵民休息永無烽火
之虞在

聖智轉移之妙機非臣愚之能得窺測也顧占城與

廢於臣國誠不相干然占城亂亡致臣邊反受其
害叩閭有請自知踰越之難逃忍毒無言三臣耐擾
攘之滋甚臣南境之事舉措皆難竟尾跋胡碍於
進退倘

皇上海涵春育寬遠臣冒昧之誅兩施雲行體

上天哀憐之念豈獨臣國之幸抑一方生聚之大幸
而南服倪髦望

闕焚香祝

聖壽於萬萬年矣

上命兵部議 十一年兵部尚書項忠等疏曰切緣
海外諸番在荒服之外正朔之所不加教化之所
不及干戈相尋互相吞噬與中國利害不相干涉
自古帝王畧外治內不勤兵於外夷惟脩政於中
國今安南占城二國僻居海外各守一隅雖是世
受王封遠脩職貢不足為中國輕重項者黎灝大
興兵甲蹂躪占城地方虜其國王妻小殺其人民
劫其金印燒毀房屋而占城國王槃羅茶悅累嘗
差人赴京控訴荷蒙

皇上覆載無私憑其奏詞特降

聖諭俾黎灝改圖易輒去惡從善欲全二國生靈各圖長守至計續該差去右給事中陳峻等奏占城國王槃羅茶悅一家俱被安南虜去地方盡行占奪又蒙

皇上優容待候陪臣來朝譯審處分今黎灝特遣陪臣進貢方物歷叙占城國王兄弟謀逆不道強臣北叛人民被害等情並不曾開奏奪占國土改為交南州名色比與陳峻等往年所奏不同但恐陳

峻等回京之後彼已復還國土尚未可知欲行譯問差來陪臣彼必隱諱不敢顯揚國惡合無待候進貢陪臣回還特請

勅諭一道賫赴安南國王黎灝大意謂畏天保國善後之計違天奪民取禍之原矐念安南占城鄰封接壤氣類相同風俗不異若論勢力固有大小強弱不同而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義當憂患見恤不直秦越蔑視今爾國雖奏占城國王槃羅茶全節犯化州等界及弟槃羅茶遂弒主被亂兵殺死茶

曾答來自立為主國人愈叛率兵攻叛臣奢里阿
麻又被所敗後奢里阿麻自為君長尋死族弟波
籠阿麻繼才弱力微衆心不附國土大亂繼奉
天朝勅諭將擄獲男婦七百四十一人發回本國等
因若憑所奏有以見王始則出師有名終則勉備
大義似可嘉尚但先次占城國王槃羅茶悅奏訴
被爾國差人索取犀象寶物不從起兵攻圍捉拏
臣兄連妻小五十餘口搶掠寶印燒毀房屋殺其
人民占其地方乞要襲封等情及朝廷依憑所奏

差給事中等官陳峻等到占城冊封回奏占城國
王一家俱被安南國虜去地方盡被占奪改為交
南州名色似與王今奏情詞抵牾第恐粉飾遮掩
緣道路隔絕俱難辨別真偽且占城國主正受王
封如使不恤國事果犯疆界殘害人民謀逆不道
罪固難逃若廼覆其宗祀遷其重器殺其人民占
其地土縱使快其心志於大義有乖况小國雖爾
歷代相傳載諸信史未聞殄絕今若一旦殄滅不
與與繼恐海外諸番睥睨覘覷或有仗義執言一

呼而起悔將何追若能復其宗祀還其重器返其
人民天朝亦汝嘉矣顧諟欽承免貽後悔仍其實
奏聞如此則在我辭嚴義正不失懷柔之體在彼
情虛理屈自萌改悟之心矣

上從之二十年國王復遣使請封

上命使臣馮又等往冊立之至則國王先為安南迫
逐徙居赤坎邦都郎安南尋又遣兵攻殺之矣其
臣提婆答者攘據故國馮又因誤封提婆答為王
其國人上章陳訴時馮又回自占城卒於海上副

使其論罪戍邊

按行人劉寅之本傳及各書所載前次請封者
止是槃羅茶悅未有茶全茶遂及苔來之名也
及據安南之奏則稱茶遂弒茶全自立苔來又
弒茶遂自立則茶悅未嘗主占城也豈苔來懼
有叛逆之名而以其父名誑我耶苔來既茶悅
之子越父繼統則置其父於何地我使陳峻往
封茶悅不得入疆事在成化十年距茲又十年
則所云被安南攻殺者又不知為茶悅為苔來

也茶悅奏稱安南提挈臣兄則當是茶全也豈
苔來既弒茶遂而駕其禍於安南耶今馮又誤
封者又稱提婆苔其與苔來不知還是二人或
即一人訛為二名也然安南侵逼之罪固所必
有而占城內亂之事亦不為虛今俱不可考矣
但黎灝奏章乃六科日抄中全疏錄出字字皆
其原文而野史多係傳聞則提婆苔必是苔來
之誤耳

二十一年

上別遣使封故王之弟齊亞麻勿庵為王未至而齊
亞麻勿庵先卒

上復遣給事中李孟陽封王之次弟古來為王時安
南納提婆苔而取其國為申言古來不當嗣古來
航海至廣州辯訴其寃孟陽至廣州上言占城險
僻安南構兵未靖而提婆苔又嘗竊據今封古來
萬一安南弗順損中國威宜傳命古來歸國聽勘
仍勅安南悔過

上悉從之命兩廣督府主其事都御史屠濬屬廣東

參議姜英往勘國人僉謂古來實王弟有名者宜
繼國統奏聞瀟遂移檄諭安南數其不能恤鄰之
罪折其奸萌而導之順逆安南聽命不敢肆孟陽
乃致古來於崖州受封而去瀟復選官軍二千令
東莞商人張宣領之護送古來至新州港得友國
按孟陽字時雍號南岡世為睢之長岡里人登
成化壬辰進士為戶科給事中癸卯查盤大同
錢糧值虜入寇危甚歸陳邊務十事使占城留
廣中遙擢兵科都給事中數年克定古來之封

弘治戊申始歸朝陳地方五事曰懲舊敝以脩
軍政設兵備以鎮邊方開衙門以散嘯聚脩城
垣以禦寇患通朝報以廣德意多見採納尋擢
湖廣參政歷南京工部尚書正德丙寅上疏致
事有清慎老成之褒賜誥給驛月廩歲隸享年
七十有八

弘治三年古來上疏言往者安南不道納臣叛將
奪臣國以授之冒受

天朝之封賴

先皇帝大恩命都憲屠公委官踰嶺海察事機文告
安南使臣獲有今日皆

聖天子之盛德與屠公之功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香蕃物若干奩附使者
謝屠公敢昧死以請

上命瀟受之瀟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嘉其誠命禮部籍而貯於官

按洪武中日本遣使請文於宋庶勅庶撰文日

本獻百金為謝庶卻不受

上知問庶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
今屠瀟定占城之功既非撰文之比古來表奉
謝瀟亦非自獻之私瀟不敢當其視宋庶益有
光矣但瀟既不受則朝廷當卻而還之且明賜
勅諭言其亂亡之後匱乏之秋方將憫恤於爾
給助扶植今爾又有黃金之謝原爾感恩思報
之情若可令瀟強受據我以大字小之仁豈圖
爾國謝儀爾果沐德難忘則恪守王章効忠勿

替其所報於瀟斯為至矣奚以金為如此則於國體尤為正大不亦愈於貯官之處乎

十八年古來卒其子沙古卜洛來請嗣爵 正德五年遣給事中李貫行人劉文瑞賫勅往封之

文瑞字廷麟廣東新會人登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占城請封當遣使推擇文瑞以往事竣擢刑科給事中後

武宗時屢出巡遊文瑞抗疏請回鑾數千言不報陞湖廣僉事抵家卒文瑞為人慷慨不計羸乏卒

之日歛葬不給鄉人賢之

嘉靖元年占城及暹邏等國商泊至廣東時太監牛榮提督市泊司乘其貨未報稅命家人蔣義私與交易收買各物事發蔣義抵罪貨沒於官

詳見暹邏

中國自後貢使依期至亦不能如朝鮮之繹絡有常云其國凡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一歲籲天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暮年得無恙復入為王於是國人呼為芳嚟馬哈刺札馬

按入山復辟舊誌所載如此然觀王卒方請封
爵則今亦無此事矣必上世未通中國之時迺
或有是耳

國中天無霜空氣候常熱如夏木長青隨花隨結
煮海為鹽禾稻甚薄國人粒食者鮮

按雜誌載占城有一稻其種耐旱而早熟宋真
宗聞其名求種分給江淮兩浙擇田之高者種
之即今南方早稻尖米謂之黃秈又云占城稻
者是已則彼國豈少粒食皆傳聞之未的耳

人惟食檳榔裹菓葉包蠶殼灰行住坐卧不絕於
口土無絲蠶以白氎布纏其胸垂至足衣衫窄袖
撮髮為結散垂為髻於後其王腦後髮結散被吉
貝衣或云白戴三山金花玲瓏冠七寶裝瓔珞為飾
躡革履無襪或云跣足股脛皆露乘象或黃犢車臣莖
葉冠男蓬頭衣紫衣若衣玄黃罪死出入亦乘象
馬婦人亦腦後撮結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
同王鑄金為廟主其畜多黃牛水牛無驢有山牛
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

及扳譯語曰早教他托生其互市無緡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直有疾旋採生藥服食地不產茶酋長所居屋宇門墻俱甃灰甃及以堅木雕鏤獸畜之形為華外周磚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覆屋不得踰三尺魚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為美酒釀時以米拌藥丸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為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者揀入糟甕中或團

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輪次吸竹引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留封再用

或曰不會釀醞惟飲椰子

酒酋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王嘗

賀日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為賀謂之通身是膽

其俗獷悍勇於戰鬥

或曰其甚弱

尚釋教每正月一日

牽象周行所居之地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有遊船之戲定十一月十五為至日人皆相賀每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塔王及人民施衣服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刑禁亦設枷鎖小過以藤杖

鞭之或五六十至百當死者以繩繫于樹用梭槍
舂其喉而殊其首若故殺劫殺令象踏之或以鼻
捲撲於地象皆素習犯姦者男女共入牛贖罪有
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無瞳神為異其婦與家人
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
活如舊若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
有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
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
其頭必有生死之恨國無紙筆以羊皮搥薄薰黑

削細竹為筆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言語
燕鳩全憑通事傳譯

按占城既通文字且有秀才則紙筆乃其所有
雖言語不通于中國而其詩文與華夏頗亦近
似若灰書之說恐亦上世之事而非今時之陋
也

其山曰金山在林邑故國山石皆赤色其中產金
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曰不勞山在林邑浦外國
人犯罪送此山令自死 其產金銀錫鐵獅象犀

牛民獲犀象皆輸于王周顯德中嘗貢雲龍形通

犀帶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黑

無毛蹄有三跖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

於驟瑋瑁伽南木香朝霞大火珠大如鷄卵狀類

中以艾藉菩薩石薔薇水灑衣經歲猛火油得水

輒火出國人用乳香沉香檀香丁香檳榔茴香烏楠木土

以水戰樵之蘇木胡椒華澄茄白藤吉貝吉貝樹名其華

為薪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絲紋布白氎布貝多葉龍腦

香甘蕉紅蕉子椰子波羅蜜形如孔雀山鷄 其

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龍腦薰

衣香金銀香奇南香

按奇南出在一山酋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

者斷其手則在彼處亦自貴重且中國以為珍

也其香甚清遠中國製以為帶有直至百金者

但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

載在誌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土降香檀香栢木燒碎香花梨木烏木蘇木花藤

香蕪蔓番沙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木

圓壁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蕃花手巾蕃花手帕
兜羅綿被洗白布泥 其朝三年一期 其里東
至東海西雲南南直隸北安南東北廣東順風半
月程日州七程達于京師我使往者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
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為標舟
至是繫馬

按誌載邊求河間任丘人正統乙丑進士拜行
人景泰壬申使占城其國人素狙詐求誠以待
之禮以節之以禍福利害曉之國人信服又葉

應廣東歸善人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行人給
賞廣西頒封占城以庶謹種此皆曾將占城之
命者但邊求失其所役何事葉應失其所往何
歲難編次于本國傳中今姑附此以俟補

又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
如瓠瓠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以鼻飲酒者
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然羸虫集
中亦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今占城
有頭飛者乃特婦人也占城安南老撾其地相

接宜有是種若七修類稿載近時中國有一人名汪海雲者亦能鼻飲頭飛此則怪事矣因附於此以誌異焉

又星槎勝覽載占城不解正朔但看月生為初月晦為盡如此十次盈虧為一歲晝夜善槌鼓十更為法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為樂然觀吳惠日記有上元烟火之宴則已知有節候非但視月生晦者惠云夜鼓以八更為節又與十更異矣大抵外

國雖陋久與中華往來漸露王化時異制殊前
後難以槩視耳又占城物產有所謂觀音竹者
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每節長三三寸此
亦勝覽所不載者

殊域周咨錄卷之八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真臘

正南

真臘國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其先女子為王
號曰葉柳南有激國人名混潰者伐葉柳降之因
以為妻其後天竺僧橋陳如自西域來主其國至
其酋姓刹利名質多思那者日漸強盛

按杭州靜慈寺裝羅漢像五百以橋陳如為首
今觀陳如特夷狄之主耳但教人事佛實非所

謂白日昇天降龍伏虎有諸佛靈聖者也今乃
崇奉香火以為尊神則其誕漫可知矣即一陳
如而其餘五百之妄可知矣佛法之不足信不
彰彰哉

隋大業中始通中國傳至伊今那當唐貞觀初併
扶南而有之扶南即象浦也末嶽初益併吞諸小
國神龍以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真
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真臘後復合而為一宋政和
六年遣使來貢宣和一年封為真臘國王與占城

等隆元中其酋長大舉伐占城以復讐殺戮殆盡
俘其王以歸更立國人為王役為屬國號占臘領
部郡九十餘處曰真蒲曰杳南曰巴澗曰莫良曰
八節曰蒲買曰維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廝
里其餘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為城地
方七千餘里有戰象幾二十萬建炎中以郊恩授
其王金哀賓深為校檢司徒加食邑遂為常制元
峻都元帥置省占城常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
戶同到其國竟為拘執不返至元貞中遣使招諭

始臣服

本朝洪武初遣使往告諭即位國主忽兒那遣其臣
柰亦吉郎等表賀獻方物 六年賜國王大統曆
并綵段等物 二十年復遣行人唐敬使其國國
主貢象五十九頭香六萬斤自後入貢不常 永
樂初元徧諭海外諸蕃告即位遣御史尹綬往其
國綬受命自廣州發舶由海道抵占城又由占城
過淡水湖菩提薩州歷魯般寺而至真臘
按真臘有魯般墓在其城南門外一里許其城

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俗傳魯般一夜造
成然魯般本魯人安得有墓在真臘今以般仙
若常存世間靡處不到凡有宮殿塔橋之奇巧
者必指為般所造不惟中國而外夷亦然又何
妄哉

綬既入國備告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辭情慷慨威
信並伸夷王畏敬承命綬歸凡海道所經島嶼縈
廻山川險惡地境連接國都所見悉繪為圖以獻
上大悅

按元城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真臘往返一
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作真臘
風土紀言其國自稱爲甘字智自温州開洋行
丁未針歷閩廣過七洲洋經交趾占城至真蒲
乃真臘境矣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
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
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蒿倉卒
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北行
順水可半月抵其屬郡曰杳南又換小舟順水

可十餘日過佛村渡淡洋則抵其地矣大抵航
海固必用針以爲向尤必用磁石以養針磁石
出福建之佛字山有神最靈凡取磁石必先致
禱於神神許則往亦不多得否則皆頑石無用
者洪武初上饒人許穆以明經擢政和縣丞有
惠政遠近以蕪能稱之三載秩滿行李蕭然或
告之曰公旣却人之贖佛字山有磁石盍往取
焉以供路資穆乃往取未嘗謁神而觸手皆磁
石也以之攝針則銜尾而起聯牽五枚六枚而

不斷凡得數十斤持至京師會大軍將下海求磁石為指南用甚急遂售之每斤易銀一斤民間至今傳之夫滄溟渺茫非針不行其法昉于周公之指南車故名之為指南針磁石之運針亦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為者今觀穆之得石助廉亦何異也豈神物之生必有神靈以司之也

耶

二年有中官往使畢事將返從行軍逃者三人其國王以本國三人補役從中官歸朝

上曰中國人自遁於彼何預乃責其償也且留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將焉用况各自有家寧樂處中國乎禮部給其衣食與道里費遣之還尚書李至剛曰臣意中國三人必非遁而不返蓋為彼國所誘匿之耳則此三人亦不當遣

上曰為君但推天地之心以待人何用逆詐乎竟遣之二年國王叅烈婆毘牙遣陪臣柰職等九人入貢方物賜紗幣表裏三年叅烈毘牙卒命序班王攷往祭之封其長子叅烈昭平牙為王賜綵

幣等物 十九年叅烈昭平牙遣使奉金縷表文
貢馴象與諸方物 景泰三年來貢賜王錦二段
紵絲六疋紗羅各四疋王妃紵絲四疋紗羅各三
疋筵宴差來頭目并通事總管火長賜衣服紵絲
絹布有差其後朝貢不絕云 其國城周圍約二
十里石濠廣二十餘丈郭內人家可一萬餘城三
十所各有數千家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
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
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

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於石屋
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北金塔更
高望之鬱然又北一里許則為王宮其正室之瓦
以鉛為之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叅差其蒞事
處有金窓櫺列鏡四五十面王宮之中又有金塔
王夜則卧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
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王先與之同
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
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蕃王死期至矣若王一

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臣僚屋制皆用草蓋獨

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隨其等級為廣狹之

差王宮官舍皆東向男婦率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右手為

爭左手為穢縣鎮風習占城無異交易皆婦人為

之唐人到彼必先納婦者兼利其賣買故也每日一墟自郊至午即罷

無居舖但以蓬席鋪地亦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

用米穀及唐貨次用布大交關則用金銀頗敬唐

人呼之為佛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唐人者其民

殺唐人則償命唐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

罪國中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

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為之否則亦納女

為嬪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

者為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以漸而降其下

者止用一銀傘柄而已海島村僻人物醜黑號為

崑崙至如宮人及南棚第乃府第也婦女多有白如王者

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曾酥椎髻

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

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未嘗

輕出戶凡人家有女美者必召入內供役皆有夫
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顛門之前削去其髮塗以銀
硃及兩鬢以為別自橋陳如教人事天神每日誦
經呪故易世猶重僧生女九歲請僧作梵法去其
童身點其額為吉利名曰陣毯人家養女父母必
祝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每歲四月
為當陣毯之家先報官司給一巨燭刻畫其間約
是夜點燭至刻畫處則為陣毯時候矣先期擇僧
亦各自有主顧好僧皆為富室所取饋以酒米布

帛檯柳銀器之類有至一百担者所以貧家至十
一歲而始行事者為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
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然一歲中一僧止御一女
十歲即婚嫁娶之家各八日不出且晝夜燃燈不
息 文書皆以麂鹿皮染黑用粉磬小條子其名
為梭畫以成字末不脫落每用中國十月為正月
亦有燈球煙火之設以木接續縛成棚可高二十
餘丈裝煙火爆杖于其上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
放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大如砲聲震一城國

主亦請奉使觀馬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
 毬九月則壓獵聚衆教閱五月則迎佛水送水與國主
 洗身陸地行舟七月則燒稻新稻已熟迎於南門
 外燒之以供佛八月則挨藍伎樂舞也鬪猪鬪象國人
 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只閏九月
 一夜分四更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初無
 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
 斬之事止于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
 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

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業絞姦
 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背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
 局欺騙者亦有之又有所謂天獄者國宮對岸有
 石塔十二座爭訟莫辨令各坐一塔中其無理者
 必獲病而出有理者畧無纖事以此判曲直如人
 家失物盜不肯認遂煎熱油令伸手於中若果偷
 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蕃人有法如此 人
 死無棺止以簦席之類蓋之以布喪亦用旗幟鼓
 樂之屬拋尸僻遠有鷹犬食盡則謂父母福報若

不食則為有罪今亦漸有焚者皆唐人之遺種也
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顛門
剪髮如錢以為孝國主仍有塔葬埋厥土沃饒
田無畛域隨力所及而耕種之一歲中三四番收
種蓋四時如夏不識霜雪故耳酒有四等第一
曰蜜糖酒用藥麴以蜜次曰朋牙四
水半為之曰包稜角以米為之其下曰糖鑑酒以糖為之又有艾漿酒
艾葉醱物無禁濱海處皆可燒又山間有石味勝
於塩可琢成器婦人不能蠶桑針線之事僅能織

木綿布近年暹人來居却以蠶桑為業尋常人家
別無卓筭盂桶之類作飯用瓦釜作羹用瓦銚以
椰子殼為杓以樹葉造小碗盛羹不漏若府第富
室及國之慶賀器皿多用金銀地下鋪虎豹麀鹿
等皮食品用布罩王宮內以銷金縑帛為之皆舶商所
饋諺云富貴真臘為此故也其王坐五香七寶
牀上施寶帳着朝霞吉貝頭戴金寶花冠被珍珠
纓絡足履革屐耳懸金璫常服白疊凡出遊時諸
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

花髻手執巨燭為一隊雖白日亦點燭又有宮女
執標槍標牌為內兵自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
以金為飾臣僚騎象前列其次則王之后最後則
王立於象上手持寶劍其四圍象隊甚多又必迎
小金塔金佛在前觀者跪地頂禮否則為貌事者
所擒王每日兩次坐衙治事諸臣及百姓之欲見
王者皆列坐地上以俟聽內中隱隱有樂聲在外
方吹螺以迎之須臾見二宮女纖手捲簾而王乃
仗劍立於金牕之中矣臣僚皆合掌扣頭螺聲既

絕乃許擡頭王呼上殿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
坐議政事畢跪伏而去王即轉身入二宮女復垂
其簾王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也 其
產銅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
雪白者為佳夾砂石為下其氣能聚衆香番人以
之和香塗身 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
脂自流溢者名曰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
黑篤耨盛以瓢碎瓢而藝之亦香名篤耨瓢香
沉香出真臘者為上占城次之 速暫香出真臘

者為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什木腐
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
黃而熟者為黃熟通黑者為夾箋 麝香木氣似
麝臍 白豆蔻樹如絲瓜蔓衍山谷春花夏實
象 蘇木 翠羽 大風子 毗野樹花似木瓜
葉似杏實似楮 婆田羅樹花葉實畧似棗 歌
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 菴羅
樹花葉似棗實似李 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
吸水上噴高五六丈 浮胡魚八足狀如鮐背如

鸚鵡 其貢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臘犀角烏木黃
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其里至東海西蒲甘南
加羅希北抵占城達于京師

按吾學編載真臘屬國有蒲甘者而一統誌則
但謂其西至蒲甘不言為屬也且宋史稱崇寧
五年蒲甘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注輦亦海
中夷國名
尚書省言蒲甘乃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請
令如交趾諸國禮從之及考宋時寵遇交趾每
在各夷之上故真宗景德四年交趾遣使黃雅

成等來貢會含元殿大宴真宗以成雅坐遠欲
升其位訪於宰相王旦旦曰國家惠綏遠方優
待使客固無嫌也乃升成雅於尚書省五品之
次且詔拜其國王黎龍廷特進檢校太尉文靜
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賜推誠順化功臣夫宋禮交趾其崇如此而以
蒲甘與匹則蒲甘昔固不屬真臘也今蒲甘不
聞通使我朝或宋末國弱為真臘所併亦未可
知且宋于各夷既封為王復加官爵如交趾占
城皆然我朝冊封之外不雜以品職庶為得體

暹羅

暹羅國在占城極南自占城海道順風十晝夜可
至其國北岸連于交趾本暹與羅斛二國之地暹
古名赤土羅斛古名婆羅刹也暹國土瘠不宜耕
種羅斛土田平行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隋大業
初曾遣使常駿自南海道往赤土人遂訛傳赤土
為赤眉遺種云後改曰暹元元貞初暹人常遣使
入貢至正間暹降于羅斛合為一國

按別誌云赤土疆域正與暹羅同東波羅刺國

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常駿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湏國之山于是南達鷄籠島至于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也觀此則以赤土又為一國與暹並壤耳且宋史不載暹羅豈已前不通中國者耶

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暹羅斛國

王叅烈昭昆牙遂遣使入貢進金葉表文賜以大統曆

按別誌又載末樂初海外諸國來稟聲教良輔奉命往諭自暹羅瓜哇以至西洋古里則良輔豈兩使彼國耶

七年暹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自言本國令陪臣祭思里儕刺悉識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豬遭風壞舟漂至海南收獲漂餘貢物蘇木降香兜羅錦來獻省臣以聞

上恠其無表狀疑為蕃商覆舟詭言入貢却之後其
子叅烈寶毘牙立 九年王遣子昭祿群膺奉金
葉表文貢象及胡椒蘇木之屬

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之
印詔曰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鴻恩曷
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
能體天地好生之德協和神人則祿及子孫世世
無間矣爾叅烈寶毘牙思里哆哩祿自嗣王位以
來內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况類遣人稱臣

入貢以方今蕃王言之可謂盛德矣豈不名播諸
書哉今年秋貢象入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羅國
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未為多福恒等
與昭祿群膺陞辭賜文綺衣服并道里費 十六
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朝貢 二十年又貢胡椒
萬斤蘇木十萬斤 二十八年 詔遣中使趙達
宋福等祭其故王叅烈昭毘牙賜嗣王昭祿群膺
文綺四疋羅四疋毯絛布四十疋王妃文綺四疋
羅四疋毯絛布十二疋勅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

殊地周金 卷一 暹羅 十五
命使出疆周于四維諸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
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俗殊異大國十有八小國
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為最近邇者使至知爾
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于家邦臣民歡懌
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有道勅至其罔戾
法度罔淫于樂以光前列其敬之哉 永樂元年
遣使入賀即位自是其國止稱暹羅國 二年遣
使坤文現表貢方物詔內使李興等賚勅往勞之
并賜文綺紗帛 四年復貢方物且乞量衡為國

中式 詔賜古今烈女傳給與量衡 七年王遣
使奉儀物祭

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文現貢方
物初南海民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
因其使歸

上命傳諭國王遣八觀等還毋納流移以取罪戾并
賚王金絨紵絲紗羅織錦 八年貢馬及方物送
中國流移人還賜勅勞之 十年復貢 十三年
昭祿群膺卒其子三賴波磨札刺的嗣位以兵侵

滿刺加國滿刺加訖于朝遣勅諭之令與滿刺加
平勅曰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
以為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脩職
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
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
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
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鬪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
之心况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
如有過當申理于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

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弄
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輯睦鄰國無相
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十五年
賜王錦四疋紵絲紗羅各十疋賜王妃紵絲紗羅
各六疋 十八年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使歸
國仍厚賚其王 十九年王遣使柰懷等六十八
人貢謝侵滿刺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 二十一
年又貢賞賜使臣及通事總管客人蕃伴衣服
絲絹布靴襪履金銀紗帽諸物有差詔從其例使

滿刺加國滿刺加訖于朝遣勅諭之令與滿刺加
平勅曰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
以為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脩職
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
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
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
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鬪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
之心况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
如有過當申理于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

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弄
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輯睦鄰國無相
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十五年
賜王錦四疋紵絲紗羅各十疋賜王妃紵絲紗羅
各六疋 十八年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使歸
國仍厚賚其王 十九年王遣使柰懷等六十人
入貢謝侵滿刺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 二十一
年又貢賞賜使臣及通事總管客人蕃伴衣服紵
絲絹布靴襪履金銀紗帽諸物有差詔定其例使

臣人等進到物貨俱免抽分給與價鈔給賞畢日許于會同館開市除書籍及玄黃紫皂大花西番蓮段并一應違禁之物不許收買其餘聽貿易二次使臣筵宴回至廣東布政司復宴 洪熙宣德間至如常期賜王及妃各減永樂十五年之半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賜復舊例 成化十三年主遣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本福建汀州士人謝文彬也昔年因販鹽下海為

遂仕其國官至岳坤岳坤猶華言

學士之類至南京其從子瓚相遇識之為織殊色花樣段疋貿易蕃貨事覺下吏始吐實焉

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國之人皆我華無耻之士易名竄身竊其祿位者蓋因去中國路遠無從

稽考

朝廷又憚失遠人之心故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貨來皆倍償其價不暇問其真偽射利奸氓叛從外國益衆如日本之宋素鄉暹羅之謝文彬佛郎機之火者亞三凡此不知其幾也遂使窺

視京師不獨經商細務凡中國之盛衰居民之
豐歉軍儲之虛實與夫北虜之強弱莫不周知
以去故諸蕃輕玩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為之
耳為職方者可不慎其譏察也哉

十七年遣行人姚隆

江西臨川人成化辛丑進士

往冊封其王

弘治中給事中林恒復奉使行冊封禮

刑部侍郎屠勳送林黃門詩曰八月星槎萬里
行載將 恩雨過蠻城更籌每用占朝晷土色
還應識地名陸賈有才堪使粵班生無處不登

瀛誰云此去滄溟遠飛夢時常到玉京

大學士楊一清贈林黃門詩曰百年文軌萬方
同地盡暹羅古未通封建屢崇昭代禮揄揚兼
仗使臣功天連島嶼蠻煙靜日射滄溟瘴雨空
聞道越裳王化在幾多重譯頌聲中

正德十年國王遣使貢方物進金葉表文詔譯其
字無有識者禮部以聞太學士梁儲疏曰據提督
四夷館太常寺卿沈冬魁等呈該回回館教習主
簿王祥等呈切照本館專一譯寫回回字凡遇海

中諸國如占城暹羅等處進貢來文亦附本館帶
譯但各國言語土字與回回不同審譯之際全憑
通事講說及至降勅回賜等項俱用回回字今次
有暹羅國王差人來京進貢金葉表文無人識認
節次審譯不便及查得近年八百大甸等處夷字
失傳該內閣具題暫留差來頭目藍者歌在館教
習成效合無比照藍者歌事例於暹羅國來夷人
內選留一二名在館并選各館官下世業子弟放
名送館令其教習待有成之日將本夷照例送回

本王等因實為便益據此臣等看得習譯夷字以
通朝貢係是重事今暹羅夷字委的缺人教習相
應處置合無着禮部行令大通事并主簿王祥等
將本國差來通曉夷字人再加審譯暫留一二在
館教習待教有成效奏請照例送回庶日後審譯
不致差誤

上從之

按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
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
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
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飾器用靡
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
既成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得其情又凡
四夷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
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
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聞夫此即做古象
胥之制而設是官職自國初迨正德不過百有
餘年而遂失其所守何也且今四夷館中有譯
字生有平頭巾通事有食糧通事有官帶通事
有借職通事以比

太祖之時已數倍其負而竟不能諳各國之來文豈
非校試之術踈黜陟之法廢人皆食其食不事
其事故耶迄至嘉靖間如通事胡士紳等乃交
結奸夷捏陷本管主事陳九川等以興詔獄則
益不可言矣茲欲肅其官常使無素餐曠職使
毋詐上行私以復

太祖建官之盛典謂非大宗伯之所當加意者哉
嘉靖元年暹羅及占城等夷各海船番貨至廣東
未行報稅市泊司太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黃麟
等私收買蘇木胡椒并乳香白蠟等貨裝至南京
又匿稅盤出送官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等擬問蔣
義山等違禁私販番貨例該入官蘇木共三十九
萬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萬一千七百四十
五斤可值銀三萬餘兩解內府收貯公用牛榮寅
緣內鑄得

旨這販賣商貨給主刑部尚書林俊復疏謂查得日
行條例通番下海買賣劫掠有正犯處死全家邊
衛充軍之條買蘇木胡椒千斤以上有邊衛充軍
貨物入官之條所以嚴華夷之辯謹禍亂之萌今
蔣義山等倚恃威權多買番貨天幸匿稅事發將
牛榮等參奏

陛下方俞正法之請尋啓用倖之門忽又有旨給主
明主愛一頻一笑敝袴以待有功者今三萬餘兩
之物果一敝袴比給還罪人果賜有功比皆臣等

之所未喻也伏望大奮乾剛立斷是獄將代為營
救并請討之人下之法司明正其罪

上乃詔贓物照舊入官

按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
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
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
罷未幾復設蓋北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
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迂無有之貨收

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且以禁海賈抑奸商使
利權在上也然夷貨之至各有接引之家先將
重價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後牙
人以貨報官且為之提督如牛榮輩者復從而
收臘之則其所存以為官市者又幾何哉今提
督雖革而接引積蠹莫之能去蓋多勢豪為主
又握其利海道副使或行嚴緝是非蠢起是以
難刷其敝邇年浙福之間都御史朱執勵禁接
引以致激生倭寇然則市舶之當開與否豈不

有明鑑哉

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象已斃遺象牙一杖長八尺牙首鑲金石榴子十顆中鑲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置金剛錐一根又金盒內貯白象尾為證 三十七年又貢方物眠舊頗不同迄今貢使不絕其國山形如白石峭礪周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邃田平而沃稼穡豐熟氣候常熱 風俗勁悍專尚豪強侵掠鄰境削檳榔木為標鎗水牛皮為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

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籍以藤席竹簟寢處於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男女推髻白布纏頭穿長衫腰束青花手巾其上下謀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凡大小事悉決於婦人其志量在男子上其男一聽苟合無序遇中國男子甚愛之必置酒飲待歡歌留宿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群僧迎送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齋服色畧似

中國亦造菴觀 能重喪禮人死氣絕必用水銀

灌養其屍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事塋之 釀秫

為酒煮海為鹽以海貳代錢每一萬箇准中統鈔

二十貫 貨用青白花磁器印花布色絹色段金

銀銅鐵水銀燒珠雨傘之屬其產羅斛香味極清遠亞干

沉大風子油蘇木其賤犀象犀角象牙翠毛黃蠟

花錫其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

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腦油腦柴檀香

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水香烏

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瑰石柴梗藤竭藤黃硫

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白豆蔻胡椒華撥蘇木烏

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刺布紅

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

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

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織雜絲打布剪絨絲雜

色紅花被面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

縵 其里至占城之極南其道由廣東占城七晝夜至其國

按禹貢曰島夷卉服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

賓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蓋民生不可躰形而
立則衣服之需日用急焉故先王制貢不貴珠
玉而貴布帛若是我朝四夷所獻如朝鮮之
苧布哈密之氎布交趾之白絹皆重服用也然
暹羅海島異俗而能諳於織作絲之貢數品布
之貢十有三品如此可謂知所重矣今天下惟
浙東諸郡頗能盡力蠶桑其他各省多不識繅
繭江淮雖多綿花而不事紉織是何異於暹俗
之勤敏哉

滿刺加

滿刺加國古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自瓜哇舊
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瀕海山孤人少漢時嘗
通中國受羈屬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為稅故
未嘗稱國

本朝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
文朝貢賜王綵段襲衣七年命中官鄭和等持
詔封為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使者言王
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効職貢爰請封其國之西

山定疆域界俾暹羅不得侵擾

上悉從之詔封西山為鎮國山賜以御製碑文勒石其上

上以蹇義善書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其詔偶落一字義奏曰敬畏之極輒復有此

上曰朕亦有之此帑難得姑註其旁可也義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

上深然之復授以箋更書之 九年嗣王拜里蘇刺

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貢廣州驛聞

上念其輕去鄉上跋涉海濱而至遣中官海壽禮部郎中黃裳等往宴勞之復命有司供張會同館既至奉表入見并獻方物

上御奉天門宴勞之別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命禮部賜王錦繡龍衣二襲麒麟衣一襲及金銀器皿幃幔裯褥賜王妃及其子姪陪臣僮從文綺紗羅襲衣有差出就會同館復宴既而王辭歸餞於奉天門別餞王妃陪臣等賜勅勞王曰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坦然無虞者蓋王

之忠誠神明所佑也朕與王相見甚歡固當且留
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尚寒順風帆去實
惟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副朕眷念之懷賜
王金鑲玉帶儀仗鞍馬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賜
妃冠服白金二百兩賜王子姪冠帶并陪臣等各
賞賚有差復命禮部餞于龍江驛仍賜宴于龍潭
驛 十一年王遣人至爪哇國索舊港地謂請于
中國已許之矣

上詔爪哇勿聽 十二年王母來朝宴賜如待王妃

十七年國王亦思罕峇兒沙嗣立復率妻子入
朝後暹羅國欲舉兵攻之遣使來告

上詔暹羅與平 二十年其子西哩麻哈刺以父新
歿率其妃及陪臣至闕朝貢 宣德九年復至
景泰中王子無咎佛鄂沙請封遣兵科給事中王
暉往封之 天順三年王卒其子蘇丹茫速沙襲
爵 成化十四年嗣王復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為正使行人黃乾亨為副使
往封之竣事而還舟抵洋嶼遭風並溺于海

上愍之遣官諭祭榮贈某官乾亨贈司副各錄一子
入胄監乾亨子後登第即南畿提學御史如金也
按乾亨之曾祖名壽生永樂中為檢討祖子嘉
以孝行起知東鹿縣父深景泰中拜監察御史
又壽生永樂戊子應天發解其年縣庠揚慈亦
在本省發解時稱同科兩元為一邑之盛至乾
亨復中成化甲午第一時稱祖孫兩元為一門
之盛蓋四世甲科二榜首一監察其榮遇真罕
儼者然八閩誌載壽生敦行義勤問學經史百

氏多所貫通尤邃詩經一時從遊之士多取高
第為時聞人而莆之業是經者壽生實其初祖
則乾亨之家學淵源亦不誣也且乾亨啣命而
蒙難殞其身以昌其子豈非天之報其世德也
哉

又按航海之役本亦危道觀陳侃琉球一錄幾
覆者再若人有後祿天必相之如宋劉崇之為
侍郎使金渡黃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岸上軍
馬數百有神人大呼曰明日有劉侍郎渡河見

奉嶽府指揮令我擁護爾等須用小心次日崇
 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倉皇無措其
 舟自風浪中直抵岸下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
 人操舟而行者崇之為見時書齋文籍為鼠齧
 戲書一判示土地云爾不職杖
 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其實不職
 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其師以告崇之遂毀
 其判夜又夢老人曰謝教授救解有少白金為
 謝次早於書几上得銀一片大以為異後崇之
 果為此與天妃之相陳侃若一揆耳因是知人
 侍郎此與天妃之相陳侃若一揆耳因是知人
 之出處生死自有定數非人所為常聞黃門傳
 凱南安人奉使海蕃禱夢于九鯉之神夢中神語

曰青草流沙六六灣及覺莫測其何指也既至
 番國宴間其王請曰有一聯句求天使對之曰
 黃河濯水三三曲蓋黃河九曲彼以能知我地
 里相誇也凱忽憶夢語即應曰青草流沙六六
 灣王起拜謝相待益恭蓋彼處有青草渡三十
 六灣以使臣亦能識其地里故耳夫此未來之
 對語鬼神預知豈不有數存焉而况人之生死
 乎凡我乘槎之士幸則為劉崇之陳侃而不躍
 躍以喜不幸則為林榮黃乾亨而不戚戚以懼

亦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而已

後國王復遣使進火鷄至今通貢不絕

按火鷄軀大如鶴羽毛雜生好食火炭駕部貢外張汝弼親試喂之

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田瘠少收內有山泉流為溪于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塊重官秤一斤四兩及織芭蕉心篔篹惟以斗錫通市無他產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尚淳厚民淘錫網魚

為業屋如樓閣而不鋪板但用木高低層布連床

就榻箕踞而坐飲食厨廁俱在上貨用青白磁器

五色燒珠色絹金銀之屬其山曰鎮國其產曰錫

布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黃玳瑁其貢番小厮犀

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鎖袂哈烈

一名梭服鳥毳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刺白苾

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蕃

薇露沉香乳香黃連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

香烏木蘇木大風子番錫番鹽其道由廣東

按別誌云滿刺加國海旁之人亦能剝木為舟
以取魚然海中有所謂龜龍者高四尺四足身
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齧齧即死漁人甚畏其
害文山有黑虎視虎差小能變人形白晝群入
于市人有覺其為虎者乃擒殺之予嘗聞牛哀
化虎博殺其兄涪民變虎夜食其豕未聞以虎
化人者獸之化人如鹿之為黃衣郎豕之為烏
將軍猿之為袁公狐之為阿紫皆年久成精而
今隨常可變亦甚異哉其國自奉正朔
後不屬暹羅

南蠻

爪哇

爪哇國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在真臘之南濱海一
云在海中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
其屬夷有蘇吉丹打板網底勿數種舊傳鬼子魔
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常
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卽此地也其人被啖
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為
國王卽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自是生齒安

殊異月金 八
業至今其國之遺文載此事已一千三百七十六
年考之當在漢時國中以木爲城有文字知星曆
國王以其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
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
有文吏三百餘貢目爲秀才又有卑官殆千員唐
貞觀末嘗遣使入貢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
絕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來朝貢云
中國有真主本國乃脩朝貢之禮使還賜金幣甚
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大觀三年遣使入貢

詔禮之如交趾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闍婆國
王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闍婆國王紹興二年復加食邑實封其地
名蘇魯馬者爲商舶所聚米糧貨物甚衆猢猻數
百成群唐時有一人家五百餘口男婦兇惡忽口
一僧至其家與論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嚙之俱化
爲猿猴止留一老嫗不化今舊宅尚存土人及商
者常設飯食檳榔花果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甚

驗也其村有杜板者在海灘有水一泓其淡可飲
稱爲聖水元世祖嘗舉兵伐其國不克後遣將史
弼高興征之數月不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拜天
祝曰奉天伐蠻若天與我水卽生不與則死遂挿
鎗鹹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
飲之乃令曰天賜助我可力戰也兵威由是大振
噉聲奮擊蕃兵百萬餘衆悉敗走乘勝長驅生擒
番人烹而食之至今稱中國能食人也遂獲酋長
以歸既服罪尋放還仍封爲爪哇國王其港口入

北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茨樟葉覆屋鋪店連
行爲市買賣其地富饒珍珠金銀鴉鶻石貓睛青
紅瑋瑪瑙荳蔻菓葵子花木香青鹽無所不有
蓋通商旅最衆也

本朝洪武二年遣行人吳用顏宗魯賜其國璽書書
曰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旣隳冠履
倒置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
天命以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
已行聞王國人捩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

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離爪哇必深懷念
今復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
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
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弗怠 三年其主昔
里八達遣使朝貢納前元所授宣勅二道詔封爲
國王 九年封三佛齊國其王八達那巴那務怒
朝廷待三佛齊與之埒使臣過其境邀殺之 十
三年復遣其臣阿烈彝列時奉金葉表文貢黑奴
三百人俟命月餘俾歸因詔諭其王曰聖人之治

天下四海內外皆爲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
朕君主華夷撫馭之道遠邇無間爾邦僻居海島
頃嘗遣使中國雖云脩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以
禮待焉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朕
嘉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柰何設爲
姦計誘使者而殺害之豈爾恃險遠故敢肆侮如
是歟今使者來本欲拘留以其父母妻子之戀夷
夏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國爾國王當省已自脩
端秉誠敬毋蹈前非干怒中國則可以守富貴其

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將何及 三十年

上以爪哇所屬三佛齊國挾詐阻絕商旅禮部移文暹羅轉達其國諭之後其國分爲東西 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賀卽位貢五色鸚鵡孔雀福建參議辛彥博伴押至京賜其王襲衣文綺 二年東王孛令達哈亦遣使朝貢且奏請印章命鑄塗金銀印賜之復賜東西二王紵絲紗羅帳幔手中羊酒器皿王妃紵絲紗羅子等 三年遣行人譚勝受往爪哇招流民梁道明等勝受

者廣東南海人洪武癸酉鄉貢進士爲臨桂縣丞以政最召爲監察御史俄降行人初南海梁道明貿易於爪哇國久而情熟挈家往居積有年歲閩廣軍民棄鄉里爲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爲長指揮孫鉉使海南諸蕃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俱歸聞於朝乃遣勝受同千戶楊信齎勅往招之道明屬其副施進卿代領其衆自隨勝受偕鄭伯可寄來朝貢方物賜道明等襲衣并文綺繒帛甚盛

上以勝受奉使稱

旨擢浙江按察使 是年西王復貢其旁近三小國

各遣使同至朝貢俱賜文綺襲衣

三國勝里日貢羅治金備里

四年西王貢珍珠珊瑚空青等物東王亦貢馬
既而西王與東王相戰遂殺東王時我使人舟過
東王城被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遣使言東王
不當立已擊滅之矣降 詔切責 五年西王都
馬板上表請罪願償黃金六萬兩復立東王之子
從之 六年西王都馬板獻黃金一萬兩謝罪禮

部臣言其欠償金五萬兩下使者法司治之

上曰遠人欲其畏罪則已豈利其金耶且既能知過
所負金悉免之仍遣使齎勅諭意賜鈔幣而還

八年西王貢馬及方物 十一年西王又貢使還

勅曰前內官吳賓等還言王恭事朝廷禮待勅使
有加無替比聞王以滿刺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懷
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勅諭今既無朝
廷勅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聽之今賜王文
綺紗羅至可領也 十三年西王都馬板更名楊

殊堪厚賞金 卷八
惟西沙遣使謝恩 十六年西王遣使獻白鸚鵡
十九年又貢而東王又不至蓋爲其併不復果
立矣 西王自宣德後亦久不至 正統三年復
遣使貢賜王紵絲十疋紗羅各三疋妃紵絲六疋
紗羅各二疋以後回賜不爲例 八年令其國三
年一貢 景泰三年西王遣使求討傘蓋蟒龍衣
服詔各給其一 四年復貢方物宴犒其使賞賜
織金素羅衣服靴襪通事頭目人等女使并女頭
目俱同又命齎綵幣賜王及妃自後不常至間或

朝獻云 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皆
廣東漳泉人流寓最久又東行半日至廝村中國
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
番舶至此互市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
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
港旁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又水行八十
里至漳渚登岬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僅二三
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墉墉高餘三丈方三十
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蓆跣趺而坐民居

茅茨磚庫坐臥于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擊
亦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國人大抵
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
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顏色黝黑坐臥
無倚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
爲穢也其婚姻無媒妁惟納黃金于女家男造女
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被髮跣足
縈軟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其國地廣人稠甲
兵火銳爲東洋諸蕃之雄其俗尚氣好鬪生子一

歲便以七首佩之刀極精巧名曰不刺頭以金銀
象牙雕琢爲靶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于腰間若
有爭鬪卽拔亦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卽無事
矣男子獠頭裸身赤脚腰圍單布手中能飲酌酒
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聯紉帶之兩耳塞
茭樟葉圈于竅中有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喪
事凡主翁病死婢妾輩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
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隨
屍至海邊或野地畀屍于沙地俾衆犬食盡爲好

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于旁衆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燒柴而去死蓋殉葬之禮也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人乘象或乘牛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方起不設刑禁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則寘諸死剪銀葉為錢博易室宇壯麗飾以金碧飲食豐潔土不產茶其酒出于椰子及蝦蟇丹樹或以桄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其田膏腴地平行穀米富饒倍于

他國民不為盜道不拾遺人有名而無姓五月遊

江十月遊山或乘山馬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

亦能舞諺云太平闍婆者此也其山川曰保老岸

山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峯時有雲覆其上曰鸚鵡山產鸚鵡

曰八節澗乃瓜哇咽喉必爭地此其產金銀珍珠名

沒爹暹羅犀角番名象牙番名玳瑁沉香茴香青鹽假

煎煮日曬而成檀香樹與葉似荔枝龍腦香丁香番名香為華澄

茄其藤蔓衍春花夏實花白而實黑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檳榔

胡椒樹如葡萄以竹木為棚架三月收采曬乾硫黃紅花蘇木

枕榔木吉貝絞布有綉絲紋雜色絲紋裝劍藤篔白鸚鵡能

言語孔雀倒掛鳥身形如雀而羽五色口間聞好

歌曲尾翼而倒猴國中多猴不畏人呼以香膏之聲

掛以放香猴即出或授以果則二大猴先至土人

謂之猴王猴夫人其貢胡椒華菱蘇木黃臘烏爹

食畢群猴食其餘

泥金劉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

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

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鱉子悶蟲

藥碗石華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鎗摺鐵

刀苾布紅油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

鶴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其入貢三年一期

正統八年後無恒其里至東古女人國為三佛齊國南古

年定

大食國北占城國達于京師

三佛齊

三佛齊前代至洪武間為國今為舊港宣慰司地古于

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海中或曰居真臘

爪哇之間 泉州僧本稱說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

齊法當南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

時遇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回舵然已

無及遂落焦土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一小徑路甚光
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
吶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携手與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
天明舉大石塞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異果
至其味珍甚佳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
年生三子一日總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
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婦人奔走號呼戀戀度不可回即歸
取三子對此人裂殺之其島甚大然但有此一嬾人耳

爲國時所管十五州又有旁近屬國曰單馬今凌
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種國主號曰詹卑其人
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天祐初復通中
國宋建隆以後遣使入貢淳化三年廣州上言其
使蒲押陀黎前年來貢歸道聞本國爲闍婆即爪哇
所侵駐南海一年今春欲歸至占城風信不利復
還乞詔諭本國從之熙寧十年使其臣保順慕化
大將軍入見以金蓮花貯珍珠龍腦來獻元豐中
使至者再

本朝洪武二年遣行人趙述使其國 四年述還國
主馬哈刺札八刺卜遣使奉金字表文隨述貢方
物賀即位賜大統曆并諸文綺 六年復遣使賀
正旦貢方物 八年朝使招諭拂菻國歸歷其地
遣使隨入貢 九年國主卒嗣子麻那者巫里表
乞紹封且請國印綬

上遣使齎詔冊封賜印用駝紐銀質塗以金詔曰朕
自混一區宇常遣使招諭諸番爾三佛齊國王即
稱臣入貢於茲有年今秋使者齎表至知工薨逝

爾麻那者巫里以嫡子當嗣王位不敢擅立請
于朝可謂賢矣朕嘉其誠是用遣使賜以三佛齊
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 十年詔賜
王及使臣織金綵段紗羅靴襪有差三佛齊本臣
屬于爪哇者

本朝開國之初海外諸番通使不絕商旅便之自胡
惟庸謀亂三佛齊因而遣間諜給我使臣羈留于
境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三佛齊令其禮送還朝
自後諸國道路不通商旅阻絕

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命禮部移咨暹羅國王轉達爪哇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行奸于中國之中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于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

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其後爪哇併三佛齊廢其國其地有舊港商船所聚爪哇置小會以司市易南海商人梁道明棄鄉里來居積歲聚衆爲之會長永樂三年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還

詳具爪哇傳中

按梁道明王直僉入海爲商者道明其終歸于首丘王直其終徇于藁街人其可不知順逆以擇禍福也哉

五年中使鄭和往西洋還泊舊港遇海賊陳祖義

等招之陳祖義者廣東人脫罪避居舊港久之得
爲三佛齊將領暴橫掠過客至是因鄭和之招詐
降潛謀邀劫和有施進卿者祖義鄉人也訴于和
和整兵擒祖義誅其黨五千餘人承制官進卿留
舊港爲將領祖義械送京師斬于市諸番聞之皆
讜服是年舊港會長施進卿遣壻丘彥誠入貢詔
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賜印誥冠帶
文綺二十一年進卿子濟孫復遣彥誠奏父卒
請封并言印爲火所毀請復給命濟孫襲宣慰使

賜冠帶織金文綺襲衣銀印中使鄭和齊往賜之
自是比諸番國朝貢不絕其國在海中扼諸番
舟車往來之咽喉商旅過不入輒出船合戰故諸
國之商舶輻輳累甃爲城人民散處城外水多地
少部領者皆在岸造屋居之周匝皆僕從住宿其
餘民庶皆於水架木筏蓋屋而居覆以柳葉以木
椿拴闌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欲別居起
椿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四時之氣多熱少寒
冬無霜雪土沃倍于他壤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

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買金也民故富饒俗喜好淫
 男女推髻穿青綿布衫用香油塗身以金銀貿易
 貨用燒五色珠青白磁器銅鼎五色布絹色段大
 小磁甕銅錢之屬民習水陸戰臨敵敢死服藥兵
 亦不能傷擊兵隨時徵發立會長統率之自備兵
 糧平時亦不輸徵稅凡文字用梵書其王指環為
 印亦有中國文字上表章用焉三佛齊本南蠻別
 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刺加
 南距大山西北濱海其產金銀水晶珠瑠璃犀象

象牙安息香樹脂其形色類核桃穰不宜于龍腦

香檀香烏楠木單馬令國出奇貓睛石細蘭國出

如猶沉香乳香樹如榕以刀斫之液溢于外凝結

袋者黑榻即薔薇花上露花與中國薔薇

露故偽者多以瑠璃餅試之翻萬歲棗木香樹類

冬取根編桃婆律查薰陸香蘆薈草屬狀如鱉尾採

膏名曰梔子花色淺紫香清越其花稀有之沒石

子實如中國茅栗蘇合油以濃而無膻肭臍獸形

脚高如犬走如飛取其阿魏樹不甚高土人納竹

冬月破筒取脂卽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
 近每採時繫羊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着于羊
 斃卽珊瑚生海中最深處初生色白漸長變黃以
 爲魏珊瑚絲繩繫五爪鉄猫兒用黑鉛爲墜擲海
 中取之初得肌理軟膩見風則乾硬沒藥
 變紅色者爲貴若失時不取則如松皮
 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血竭
 斧代其皮脂流于坎旬餘取之採亦如之自
 乳香以下諸物多大食諸又產鶴頂火鷄神鹿鶴
 番出而萃于三佛齊國
 頂鳥大于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火
 鷄大于鶴頸足亦似鶴軟紅冠銳嘴毛如青羊色
 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
 尺短毛豕喙蹄三趾其貢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

多頁

鷓諸香堯羅錦被苾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
 米腦其里至占城國南五日其入貢自廣東達于京師

淳泥

淳泥國在西南大海中所統十四州前代屬瓜哇不通
 中國宋太平興國中主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
 入貢元豐中國主錫里麻喏遣使又至自後久絕

本朝洪武三年命監察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

秩烏程人持 詔往諭至其國國主馬合沙漠倨傲無禮秩

令譯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淳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國主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為天下主即吾君父安敢云抗秩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奈何不敬亟撤去座更設薌几置詔書其上命國主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因曰近者蘇祿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舒當造舟入貢

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

鷓諸香兜羅錦被苾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其里至占城國南五日其入貢自廣東達于京師

淳泥

淳泥國在西南大海中所統十四州前代屬爪哇
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中主向打始因商人蒲
盧歌遣使入貢元豐中國主錫里麻若遣使又至
自後久絕

本朝洪武三年命監察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司

沈秩

秩烏程人

持

詔往諭至其國國主馬合沙漠倨

傲無禮秩令譯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

淳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國主大悟舉手
加額曰

皇帝爲天下主卽吾君父安敢云抗秩折之曰王旣
知君父之尊爲臣子柰何不敬亟撤去座更設鄉
几置 詔書其上命國主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因曰近者蘇祿來侵子女玉
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舒當造舟入貢
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
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
者接踵于道王卽行已晚何謂三年國主曰地瘠
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
爾國主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
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瓜哇有人
問國主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
無我闍婆矣國主惑之秩復走見國主國主辭以
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耶闍婆

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還朝天兵旦夕至雖
欲噬臍悔何及乎宗怒悚然曰敬聞命矣入白國
主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入朝更以金佩
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國主顧近侍曰中國
使者廉潔乃如是耶闍婆來人討索每無厭况強
之而不受耶秩以涉海萬里不可無紀仍與敬之
各賦一詩國主大悅書于板懸之既別舟行至海
口國主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
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國主不安復走其所

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
王舉酒酌地祝曰願天使早還中國願區區微介
亦早歸敝邦於是亦思麻逸隨秩等至朝見奉

上金表 皇太子銀箋各獻方物賜宴于會同館已
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 八年 詔淳泥山川之

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 永樂三年詔遣使封
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爲王給印符誥命 六年

王率其妻子家屬陪臣來朝泊福州港守臣以聞
上念王距中國數萬里遠涉鯨波而至遣中使偕禮

部官往迎勞之所過諸郡皆設宴既至王奉表入見并上

東宮箋各獻方物妃亦上 中宮箋獻珍物

上享王于奉天門別宴妃及王弟王子陪臣他所復命供張會同館日給牲牢上尊賜王金繡龍金麒麟等襲衣金玉裝帶儀仗鞍馬入賜妃與王子冠服下逮陪臣儻從文綺紗羅襲衣出就會同館復賜宴焉王卒于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謚爲恭順賜葬南京城南石子岡以西南蠻人隸藉中國者

守之樹碑建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復令其子遐旺襲封遣行人內官護送歸國瀕行賜宴奉天門別宴王母陪臣等賜金百兩銀三千兩凡館中幃幔裊褥噐皿悉撤以贈復命禮部宴餞于龍江驛又宴龍潭驛初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以爲請六年詔封其山爲長寧鎮國山

御製碑刻石于上 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今

亦罕至矣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以爲
固或曰以板爲城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
以草王坐繩床出卽大布單坐其上衆昇之名曰
翫囊戰鬪者持刀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
於身護其腹背其國隣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
爲膏服之及入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厥喪葬亦
有棺斂以竹爲輦車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
踰七年則不復祀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次檳榔
又次以指環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

國人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取樹實爲漿澄瀝膩
如粉食之能不饑瀝漿爲酒凡宴會鳴鼓吹笛擊
鈸歌舞爲樂無噐皿以竹編具多葉爲噐盛飲食
訖棄之厥習尚奢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繫腰花
錦爲衫王之服色畧倣中國基宇弘敞原田獲利
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愛敬中國人每見中國人醉
者則扶之以歸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
事佛甚嚴五月十三日國人競作佛事其山長寧
鎮國其產片腦樹如核檜取者必齋沐而往其成
片似梅花者爲上其次有金脚速

腦米腦若腦札聚腦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

又一種如油各腦油可為酒椰子檳榔紙紙類木皮

巴尾樹貝多葉加蒙樹二樹心而薄瑩滑色微綠宋時入貢以書表厥貢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縵環

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速香檀香丁香肉荳蔻

黃蠟犀角玳瑁龜筒螺殼鶴頂熊皮孔雀倒掛鳥

五色鸚鵡黑小斲金銀八寶器厥貢單日用銀其

里至闍婆四十三日三佛齊四十四日占城四十五日其朝貢自

廣東達于京師

瑣里 古里

瑣里國又曰西洋瑣里國古里國又曰西洋古里

國或為二國或為四國會典諸書所載各異皆西

海諸蕃之會自廣州船舶往諸蕃出虎頭門如入

大洋分東西三路東洋差近周歲可回西洋差遠

兩歲一回宋於中路置巡海水師營壘其國與伽

藍洲獅子國相隣或云南距柯枝西瀕海自柯枝

海行可三日至前代不通中國

本朝洪武三年遣使持詔諭西洋諸蕃曰自古為天

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若遠若近生人之類無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外國來附近者元君歡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傑割據郡縣十去八九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暴亂天下軍民尊朕爲皇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已朝貢今特遣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歿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朕儆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

外臣民咸樂其所又慮汝等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旣而遣前行人聞良輔往諭西洋諸蕃於是古里國主遣使來貢進金葉表文

上以其國涉海道遠賜賚甚厚五年瑣里國主卜納的亦遣使貢奉金字表文并圖其土地山川以獻

上賜國主大統曆及織金綵段紗羅各四疋賜使臣綵段紗羅各二疋七年

上因暹羅蕃商詐貢 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蕃方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蕃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暹羅西洋瑣里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煩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令遵古典而行不必煩貢其移文使諸國知之 永樂元年二國各遣使貢馬詔許其附載胡椒等物皆免稅命有司

造艦舶二百五十艘備使西洋 三年古里又遣使朝貢詔封古里國王給印誥 五年復來貢 七年遣中官鄭和偕行人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普濟天妃建祠於京師儀鳳門

按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元中顯聖於海保護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祭太牢洪武初

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漚

落漚言水往不

可回

萬衆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

遂濟直沽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慶有之也永樂中杭州百戶郭保海運遭風一旦晝如夕者似三日夜矣舟人泣叫天妃許以立廟頃刻遂見天日成化間杭州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遠見二紅燈自天

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收船忽有燈至舟上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語曰吾輩爲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廣東也但多蛇難行今與爾盒藥敷足則無害矣已而果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舟時夢天妃曰賜爾木此回當刻我像保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來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

和等領甲士駕巨艦自福州長樂縣出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占城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刺加以

達西洋古里分艚遍往支國阿卅忽魯謨斯等處
於是古里復遣使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
綴八寶珍珠鴉鶻石於上 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 詔停止西
洋取寶船不復下蕃 宣德中復開 至正統初
復禁 成化間有中貴迎合 上意者舉永樂故
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
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
忠笞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

堽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
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
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
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
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
德不細此位不乂當屬君矣 大夏後果至
兵部尚書 自後其
國亦不常至間一遣使朝貢云

按灼艾集中劉大夏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
獻取交南策以中 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

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阻之事
遂寢與此相類因附記以俟考

其國古里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
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
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猪大家晨起
用牛糞為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
於二將領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為
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為樂器紅銅絲為絃
歌聲相協鑑錡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

誅戮田瘠宜麥產沉香木香西洋布

幅廣至四五尺

五色

布花悅濶五尺孔雀白鳩胡椒馬

國多駿馬來自西域

五色

鴉鵲石其貢寶石金繫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

寶鐵刀蘇合油龍涎侷子花花檀單伯蘭布苾布

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花靠枕木

香乳香檀香錫胡椒 鎖里其產撒哈刺

以毛織之蒙茸

如檀羯有紅綠二色 紅八者藍布靚木黑布白苾布其貢馬

紅撒哈刺紅八者藍布紅番布木里布白苾布珠

子頂串黃黑虎其貢道亦由廣東

殊垣周咨錄

卷五

五十九



